禮記集解

禮記卷三十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大傳第十六 別錄屬通論

鄭氏曰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吳氏澄曰儀禮十七篇唯喪服經有傳此篇通引喪服傳之文而推廣之喪服傳逐章釋經如易之彖象傳此篇不釋經而統論如易之繫辭傳故名爲大傳愚謂此篇之義言先王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篇中言祭法言服制言宗法皆所以發明人道之重而篇末尤歸重於親親蓋人道雖有四者而莫不由親親推之所謂孝弟爲爲仁之本也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釋文王如字又

于況反大祖音泰下文大王同省舊仙善反善也按爾雅省即訓善息靖反無煩改字○今按省讀如字爲省錄之義

趙氏匡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所自出謂所系之帝禘者帝王既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尋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而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諸侯五廟唯大廟百世不遷言及者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祫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祫也省謂有功見省記也干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據此體勢相連皆說宗廟之事不得謂之祭天鄭元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蓋見祭法說禘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

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絶者有四種耳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豈關圜丘哉鄭氏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文出自讖緯哀平間僞書也而鄭氏通之於經其爲誣蔑甚矣愚謂祖始祖也天子大禘之祭追祭始祖所自出於始祖之廟始祖所自出之帝居西南隅東向之位而始祖居東北隅南向之位而配食也得姓之祖謂之始祖始封之君謂之大祖諸侯不禘唯得祭其大祖而於大祖以上則不得祭矣有大事省於其君者謂有大功而爲其君所省錄也干者自下而進取乎上之意祫本諸侯以上之禮而大夫士用之故曰干祫大夫三廟士一廟雖並得祭高祖以下然每時但特祭一祖而不得合祭唯有大功而爲其君之所省錄命之大祫然後得合祭高祖以

下也左傳曰祭以特牲殷以少牢殷祭卽祫也蓋大夫士之祫亦如諸侯之大祫閒歲行之而不常舉者也大夫士之爲宗子者皆有大祖之廟其祫祭嘗於大祖之廟而合食高祖以下此乃言及高祖而不言大祖者若言及其大祖嫌大祖以下並得合食與諸侯大祫之禮同故言及其高祖以見大祖而外其得與於合食者唯高祖以下爾蓋其禮僅如諸侯之時祫而已然則雖曰干祫而不嫌於亡等矣此節言天子以下祭祀所及之不同蓋德厚流光德薄流卑故其差降如此然因其分之所及以盡其報本追遠之意則上下一也○喪服齊衰不杖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

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此篇首言祭法末言宗法皆本此傳之義而推廣之者也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釋文逡息俊反追王于況反亶丁但反父音甫

鄭氏曰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逡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不以卑臨尊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愚謂戎事爲大事而牧野之事武王所以伐暴救民尤戎事之大者也既事而退謂既克紂而退也柴祈奠謂於牧野祭天地先祖而以克紂之事告之也柴燔柴也社社主也

此告社而曰祈者因告而有祈也設奠於牧室謂於牧野之室而奠遷主也逸書作駿疾也奔走謂有事於廟中也此謂武王克紂之後歸至於豐而率諸侯以祭宗廟也武成曰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蓋臣子無爵君父之義故武王歸於豐既祀宗廟復行祭天之禮而以三王之功德告於天而追王之亦稱天而誄之義也牧誓稱文王爲文考至庚戌柴望之後大告武成而文王與大王王季皆稱王則三王之追王在庚戌之柴無疑也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蓋以周之禮制皆出於周公故繫而言之其實追王在武王時也此篇言聖人之治天下自人道始而首以祭祀之法與追王之禮言之者以上治之事於人道爲尤重也○呂氏祖謙曰謂不以卑臨尊此出於漢儒之說而

非追王之本意也三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於是曷爲待追王而後尊哉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蓋三王皆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愚謂追王之禮夏商之所未有而始於周蓋周之王業實由三王積累而成與前代不同所謂禮以義起者也若謂不以卑臨尊則后稷爲始祖猶諸侯爾祖孫父子之間其尊卑豈以爵位哉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釋文禰本或作祢年禮反繆音木別彼列反下至其庶姓別並同

鄭氏曰治猶正也繆讀爲穆聲之誤也竭盡也愚謂治謂立爲法制以別其親疎厚薄之宜也尊尊自上而殺所以上治也親親由下而殺所以下治也合族以食謂

聚合族人而與之飲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是也合族以食以聯其情之同別以昭穆以辨其等之異皆旁治之事也別之以禮義謂以禮義治男女而使之有別也旁治昆弟即下文所謂長長別之以禮義即下文所謂男女有別也竭盡也言人道之大竭盡於是四者而無遺也上文言祭祀之法追王之禮皆上治祖禰之事也此又備言聖人之治人道有此四者篇中所言皆所以發明此義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釋文聽體寧反與音預贍本又作儋食豔反紕匹彌反徐孚夷反繆音謬本或作謬

且先者言未暇及其他而且以此為先也民不與焉者五者雖皆所以為民而猶未及乎民事也治親謂治人道之事也蓋人道別而言之則有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不同合而言之祖禰子孫昆弟男女皆親也尊之親之長之別之皆所以治親也功功臣也報功若賚之詩言大封功臣也賢謂有德者能謂有才者存愛以愛人之事存於心而不忘也一得猶言盡得也無不足力皆足以自給無不贍財皆足以自養紕繆乖錯而失其道也蓋五者雖未及乎民事而實為民事之所從出故其得失之係乎民如此然治天下以五者為先而五者又以治親為先蓋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苟於人道有所未盡則所謂報功舉賢使能存愛者皆無其本矣此二句乃一篇之大旨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釋文量音亮正音征徽諱韋反別彼列反○鄭注徽或作褘

鄭氏曰權稱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文章禮法也服色車馬也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衣服吉凶之制也孔氏曰立者言始有天下必造此物也考校也文章國之禮法也正謂年始朔謂月初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鷄鳴夏平旦是改朔也服色車馬也易之謂各隨所尚赤白黑也殊別也徽號旌旗也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器謂楬豆房俎禮樂之器械謂戎路革路兵甲之屬也陳氏祥道曰左傳曰揚徽者公徒也蓋用兵之法以旌旗待晝事以名號待夜事則徽號者徽幟之號也愚謂言立權度量則此三者三代之法不同也文章謂禮樂制度檀弓疏引

春秋緯元命包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註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註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爲朔是三代改正朔易服色之事也服如服牛乘馬之服謂戎事所乘若夏乘驪殷乘翰周乘騵是也色謂祭牲所用之牲色若夏元牡殷白牡周騂犅是也徽謂旌旗若周禮九旗號謂號名周禮大司馬仲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是也別衣服若冠則夏毋追殷章甫周委貌弁則周弁夏收殷冔養老之衣則虞深衣夏燕衣殷縞衣周元衣之類是也此節言數度文爲之末隨時變革所以明下文不可變革者之重也○輔氏廣曰聖人之治有所更易無非所以奉天命而順人心固非私意所能與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釋文長長並丁丈反別彼列反

四者乃人道之大故不可得而變革孔子言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董子言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是也上文言人道之當先此又言人道之不變唯其不可變所以必當先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鄭氏曰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也孔氏曰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也合族屬謂合聚族人同時而食也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爲已姓之妻者繫夫之親主爲母婦之名夫若爲父行則主母名夫若子行則主婦名治正也主

此母婦之名以正昏姻交接會合之事母婦之名者則男女尊卑異等不相淫亂慝謂同姓從宗合族屬者若宗子祭則族人皆侍是也異姓主名治際會者異姓之女於已本無親屬故繫其夫而定母婦之名以治際會之事也際會謂於吉凶之事相交際而會合也若特牲禮宗婦在房中士喪禮婦人俠牀東面衆婦人戶外北面是也鄭氏專以昏禮言非是蓋同姓族屬漸衆懼其離有宗以統之則不至於離異姓男女相聚懼其亂有名以別之則不至於亂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釋文屬音燭嫂本又作嫂悉早反治直吏反

鄭氏曰言母婦無昭穆於此統於夫耳母焉則尊之婦

焉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已倫以厚別也愚謂此一節本儀禮喪服傳之文言婦人爲夫之昆弟無服之義此篇引之則以明昆弟之妻所以不爲母婦之名也道謂昭穆之行列也異姓婦人來嫁已族唯繫其夫以爲尊卑故其夫爲父道則其妻有母道而其名謂之母其夫爲子道則其妻有婦道而其名謂之婦昆弟昭穆同兄長於我而非有父道則其妻不可謂之母弟幼於我而非有子道則其妻不可謂之婦也爾雅曰兄之妻曰嫂弟之妻曰婦是後世稱於兄妻猶但稱爲嫂不稱爲母而於弟妻則稱爲婦故記者緣類以曉之言若稱弟之妻爲婦則是嫂亦可謂之母矣而可乎言其不可也人治言治人道也蓋尊屬卑屬之妻其際會主名以治之昆弟之妻其際會又以不爲之名者治之以其無尊卑

之分而尤嚴其別也葢人道有四篇首二節言上治祖禰之事此上二節申言男女有別之事此下二節申言旁治昆弟之事不言下治子孫者子孫與祖禰相對能事祖禰則子孫之治在其中矣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釋文免音問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鄭氏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孔氏曰四世謂上至高祖下至巳兄弟同承高祖之後者爲族兄弟相報服緦也爲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同承高祖服緦麻是服盡於此也五世謂共承高祖之父者也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共承高祖之祖者也不服袒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愚謂四世而緦者由高祖之子

至己爲四世凡旁親承高祖之後者爲之服緦麻喪服族曾祖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爲四緦麻是也窮猶終也五服之殺至緦麻而終也同高祖之親謂之族以在九族之內也五世在九族之外不得爲同族但同姓而已同姓既疏故殺其恩誼但爲之袒免而無服也竭盡也五世而別族則親屬固竭矣然相爲袒免則猶有未盡竭者焉至六世并不爲袒免則相弔而已葢其異於途人之泛然者幾希矣故曰親屬竭矣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釋文單音丹

鄭氏曰昏姻可以通乎問之也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解庶姓別於上五世而無服解戚單於下姓世所由生又明姓之所以別孔氏曰作記之人見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昏故將殷法以問於周言周家五世以後庶姓別異於上與高祖不

同各爲氏族也戚親也單盡也戚單於下謂四從兄弟恩親盡於下各自爲宗不相尊敬也庶衆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衆多故曰庶姓姓別親盡雖是周家昏姻可以通乎問其可通與否愚謂庶姓謂共高祖之親皆係於高祖以爲姓所謂族也正姓唯一高祖之姓衆多故曰庶姓庶姓別於上謂高祖之父親盡於上其出於高祖之父者別有所繫以爲族而不復繫高祖之父以爲族也戚單於下謂同出於高祖之父者親盡而不相爲服也姓別戚單疑可通昏故據而問之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釋文繫音計又戶計反別皇如字舊彼列反綴丁衛反食音嗣

鄭氏曰周之禮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繫之弗別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

繫世辨昭穆孔氏曰此記者據周法答問也周法雖庶姓別異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別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雖相去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者言周道異於殷也愚謂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則自殷以上男女別姓之禮固不如周之嚴矣然孔氏謂殷不繫姓無繼別之宗五世而昏姻可通王制及小記疏則恐不然盤庚告其臣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可知殷之臣其有功而祭於大烝者為其後世之太祖矣周初分封列國所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此皆殷之世家大族與國家相為終始者何謂無繼別之宗乎姓本之始祖其所從來遠宗繫之別子其所從來近殷之昏姻雖辨姓之禮未嚴未必遂不辨宗也○孔氏曰天子賜姓賜氏諸侯

但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皡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若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食邑爲氏又曰始祖爲正姓若炎帝姓姜黃帝姓姬周姓姬

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也高祖爲庶姓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爲游氏國氏之等愚謂姓氏之別有三一曰姓始祖所受若殷之子周之姬百世不別者也此篇所謂繫之以姓而弗別是也二曰氏別子之孫所受若魯之三桓鄭之七穆亦百世不別者也此篇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是也三曰族出於高祖者繫於高祖以爲稱若魯季氏之別出爲公甫氏孟氏之別出爲子服氏五世則別者也此篇所謂庶姓別於上是也姓者諸侯所受於天子氏者大夫所受於諸侯而族則凡大夫士皆可係其高祖以爲稱而不必有所受也然通而言之則姓亦曰氏春秋書姜氏子氏是也氏亦曰族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是也族亦曰姓此言庶姓是

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術猶道也親親謂正卑之服尊尊謂正尊之服名謂異姓之女來嫁於已族主母婦之名而爲之服也喪服傳曰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又曰從母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是也出入謂已族之女有出有入而服因之而有隆殺也未適人及反而在室者曰入適人曰出長謂旁親屬尊者之服幼謂旁親屬卑者之服也從服謂非已之正服從於人而服者也葢親親者所以下治子孫尊尊者所以上治祖禰名者所以爲男女之別長幼者所以旁治昆弟也若出入則女子子爲親親之服姑姊妹爲長幼之服而特其在家與適人之不同而

已從服則夫之從妻但服其正尊子之從母妻之從夫兼服其旁尊亦皆不出乎尊尊長幼之義是服雖有六莫不由乎人道之四者而起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屬從徒從說見小記鄭氏曰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從重而輕夫爲妻之父母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鄭氏說皆服問文說見本篇　愚謂從服有六實不外乎屬從徒從而已其下四者皆屬從之别者也此上二節言服制不外乎人道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釋文上時掌反

此又以服之上殺明上治祖禰之義也自猶從也率循也親謂父也輕重謂服之隆殺也仁主於恩厚義主於斷制從乎仁則服隆於三年而其事循乎親等而上之而爲祖期爲曾祖三月而其服漸殺故曰輕輕者義之制也從乎義則服殺於三月而其事循乎祖順而下之而爲祖期爲父母三年而其服轉隆故曰重重者仁之厚也一輕一重無非天理所當然非以私意爲隆殺也蓋祖禰皆尊尊之服然父則尊親並極祖則尊雖極而恩稍遠矣此服之輕重所以不同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句位也鄭氏讀族人以下十一字爲句石梁王氏讀君字爲句位也爲句今從之

鄭氏曰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也孔氏

曰合族謂設族食燕飲有合會族人之道輔氏廣曰君有合族之道親親仁也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位尊尊義也愚謂此言君雖有綴姓合食之道以篤親族之恩而族人則不敢以其戚戚君以尊卑之位不同也以明人君絶宗而宗法之所以立爲下文發其端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釋文爲于僞反下爲其上同

鄭氏曰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朱子曰庶子不祭謂非大宗則不得祭適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立之祖禰也愚謂庶子不得祭祖禰而祖禰由適子而祭此宗法之所以重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

鄭氏曰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

繼別爲宗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
也繼禰者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孔氏曰別子
謂諸侯之庶子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而第二子
以下悉不得禰先君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爲祖者言
爲後世之太祖也始來在此國此謂非君之親或是異
姓始來亦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也繼別
爲宗謂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爲大宗也族人與之絕
族者皆爲之服齊衰三月毋妻亦然繼禰者爲小宗謂
父之適子上繼於禰諸兄弟皆宗之謂之小宗以本親
之服服之愚謂上言族人不得戚君下言公子有宗道
則別子本主謂諸侯之庶子鄭氏欲廣言立大宗之法
故幷始來在此國者言之蓋公子之重視大夫若始來
此國而爲大夫固當爲其後世之大祖與公子同也其

不爲大夫者仍宗其宗子之在故國者而不得自立宗

曲禮所謂反告於宗後是也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朱子曰之所自出四字疑衍註中亦無此文至作疏時方誤耳

鄭氏曰繼別子者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孔氏曰百世不遷之宗謂大宗也五世則遷之宗謂小宗也經言繼高祖爲小宗何以前文先言繼禰者爲小宗鄭解此意先言繼禰者承上繼別爲大宗之下則從別子言之別子子者別子之適子也弟之子者別子適子之弟所生

子也弟則是禰其長子則是小宗故云繼禰者爲小宗因別子而言也小宗四謂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并大宗凡五也大宗是遠祖之正體小宗是高祖之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義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鄭氏曰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

孔氏曰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君無適昆弟遣庶昆弟一人爲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立庶昆弟爲宗是有大宗而無

小宗公子唯一無他公子可爲宗是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已是莫之宗也公子有此三事他人無也愚謂上言立宗之義已盡此下二節又言公子立宗之法乃立宗之權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此解本文之義）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此解上文有大宗而無小宗）無適子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則無服（此解上文有小宗而無大宗）公子唯已而已則無宗亦莫之宗也（此解上文無宗亦莫之宗）愚謂公子卽別子也繼別爲宗則當公子之身未有宗道而有宗道者則以有公命爲宗

之法也上言公子有三事而此獨以宗適言之者蓋宗適者其正也無適乃宗庶耳然宗子本以主祖禰之祭故爲族人之所宗若公子之爲宗則但有收族之責而無尊祖之義蓋君旣絶宗兄弟不可以無統故權時立之如此至公子之適子則各自主其父之祭以爲後世之大宗而不復相宗矣自君有合族之道至此言立宗之法又承上文同姓從宗合族屬而申言之以明旁治昆弟之義也

絶族無移服親者屬也釋文移或本或作施同以豉反

鄭氏曰絶族無移服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親者屬有親者服各以其屬親疏孔氏曰在旁而及曰移絶族無移服者族兄弟緦麻族兄弟之子及四從兄弟族屬既絶服不延移及之親者屬者謂有親者各以屬而爲之

服也愚謂此二句本喪服傳所引傳曰之文所以釋出妻之子爲外祖父母無服之義此篇引之則主於本宗之服以明人道親親之義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

上節引喪服傳以旁治明親親之義此覆舉前文又以上治明親親之義也蓋人道雖有四者而不外於親親而親親之義則又以屬於禰者爲最隆故於此歸本而言之以明人道之所尤重也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

之謂也釋文中丁仲反劉音亦

祖者親之所尊也能親親則必以親之心爲心而遞推之以至於無窮而尊祖矣親親尊祖則必敬其主祖禰之祭者而敬宗矣收聚也敬宗則族人皆祇事宗子而收族矣收族則宗子祭而族人皆侍而宗廟嚴矣卿大夫之宗廟與君之社稷相爲休戚者也故宗廟嚴則必重社稷而效忠於上者篤矣百姓百官也臣能重社稷而效忠於君則君亦愛百姓而體恤其臣矣君臣交相忠愛則無事乎操切督責之政而刑罰中矣刑罰中而和氣洽庶民之所以安也庶民安而樂事勸功財用之所以足也財用足則富可以備禮和可以廣樂百志之所以成也刑亦成也制之於上之謂禮行之於下之謂俗百志成則化行俗美禮俗之所以刑也禮俗刑然後

上下和樂而不厭矣詩大雅清廟之篇承尊奉也不顯豈不顯也不承豈不承也斁厭也引詩以明禮俗成而樂則無厭斁於人也葢治天下必始於人道而人道不外於親親先王治天下必以治親爲先使天下之人莫不有以親其親而其效至於如此則其始雖若無與於民而其終至於無不足無不贍者用此道也○顧氏炎武曰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衆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間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閨門之內而猶有不帥教者然後歸之士師然則人君之所治者約矣然後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夫然刑罰焉得而不

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風俗之醇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於君道也又曰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有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爲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至於葛藟之刺與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缾罍交耻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爲周且豫矣

禮記卷三十四終

布經歷銜福建府經歷永嘉曾員戩校栞

禮記卷三十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少儀第十七（別錄屬制度○釋文少詩照反）

孔氏曰此篇雜明細小威儀陸氏佃曰內則曰十歲學幼儀此篇其類也朱子曰此篇言少者事長之節疏以爲細小威儀非也愚謂此篇固多爲少者事長之事而亦有不專爲少時者但其禮皆於少時學之所謂見小節踐小義也名篇之義朱子之說爲確而鄭孔所謂細小威儀者其義亦未嘗不兼之焉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釋文見賢遍反下文並同聞如字徐音問）

鄭氏曰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固如故也將猶奉也卽君子之門而云願以名聞於將命者謙遠之也重則

云固奉命傳辭出入階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指斥主人孔氏曰聞始見君子者作記之人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云傳聞舊說也辭客之辭也某客名也再辭曰固不云初辭而云固者欲明主人不即見已已乃再辭故云固若初辭則不云固也當唯云某願聞名於將命者耳聞名謂名得通達也將命謂傳辭出入者階進也階是階級人升階必上進也主謂主人客賓願見主人而云願以已名聞於傳命者客宜卑退故其辭不得進斥主人也愚謂始見謂執贄相見者也始見君子降等之客也不得階主降於敵者之禮也

敵者曰某固願見

鄭氏曰敵當也願見願見於將命者謙也孔氏曰亦應云願見於將命者因上已有故此畧之愚謂敵者游見

其辭曰某固願見不云聞名於將命者以其體敵故其辭得階主也士相見之禮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註疏說非是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釋文亟去冀反下同

此又承前見君子而言罕見情疏故曰聞名蓋雖不執贄而其辭則與始見同也亟數也亟見情親故其辭曰某願朝夕於將命者

瞽曰聞名

鄭氏曰瞽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孔氏曰不問見貴賤並云願聞名於將命者其目無所見故不云願見愚謂此亦始見與罕見之辭也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

鄭氏曰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

童子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孔氏曰前明吉禮相見此明凶禮相見也喪不主相見凡往皆是助事故云比謂比方其年力以給其事也若五十從反哭四十待盈坎皆是比方其事童子未成人往適他喪不敢與成人比方但來聽主人以事見使故云願聽事於將命者愚謂比於將命謂來與將命者同執事爾孔氏比方年力之說非是玉藻童子無緦服聽事不麻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鄭氏曰喪憂戚無賓主之禮皆爲執事來也孔氏曰前明往敵者喪家此適貴者喪不敢云比但聽主人見役也司徒主國之事公卿之喪皆率其屬掌之故司徒職云大喪率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又檀弓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

官以掌喪事也愚謂公謂大國之孤也少牢禮大夫有宰有司馬有司士宰卽司徒也天子有宰有司徒諸侯大夫皆兼官諸侯之司徒聘禮謂之宰以其兼宰之事也故大夫之宰亦謂之司徒也司徒主公卿之家事故適公卿之喪曰聽役於司徒司徒職大喪屬其六引此謂王之喪非卿大夫之喪也周禮三公六卿之喪宰夫與職喪率官有司而治之司徒不掌其事疏說非是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 釋文它音他本亦作他從才用反

鄭氏曰適他行朝會也資猶用也贈送也孔氏曰前明吉凶相見之禮此下明吉凶送遺之禮此明送吉也君朝會出往他國臣若奉獻財物以充君路費君體尊備物不敢言以物贈君故云此物充君馬資有司謂主典

君物者物送敵者亦不敢言贈送敵者當言贈於左右從行者也懸謂貨布也致馬資於有司言已物非薄不堪充用但致於有司以給馬之芻秣而已敵者曰贈從者言已物非薄不足以給敵者之用但以送從行之人而已

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釋文襚音遂賈音價餘音

佑

鄭氏曰言廢衣不必其以斂也賈人知物善惡者周禮玉府掌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有賈八人孔氏曰前明送吉此明送凶襚者以衣送死人之稱言遂彼生時之意也若臣以衣襚君不得言襚但云致廢衣言不敢必充君斂但充廢置不用之例也賈人識物貴賤主君衣物不敢云與君故云致賈人

也敵者無謙故云襚愚謂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其下無賈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有賈入人今致襚者言致廢衣於賈人蓋以巳之襚不足爲禮衣但致於玉府之賈人以充燕衣服之數而已

親者兄弟不以襚進

鄭氏曰不執將命也以即陳而巳孔氏曰此明親者相襚之法進謂執之將命也若非親者相襚則擯者傳辭將進若親者直將進陳之不須執以將命也案士喪禮大功以上同體之親襚不將命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愚謂凡族親皆謂之兄弟親者兄弟言兄弟之親者謂大功以上也

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鄭氏曰甸謂田野之物孔氏曰納入也甸田也臣受君

地此物田野所出合獻入於君之有司也衣是送君故
與賈人貨貝供喪用故付有司愚謂致貨貝於君謂致
賻也

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鄭氏曰賵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賻馬與其幣不入
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爲死者來陳之
於外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也周禮革路建大白以卽
戎孔氏曰此論賵賻之異以馬送死曰賵賵副也言副
亡者之意欲供儷魂車也以馬助生者營喪曰賻馬諸
侯之喪鄰國有以大白兵車而賵者或國家自有也愚
謂諸侯致賵有圭若大夫士亦有幣賵馬不言其幣者
馬旣入則圭與幣可知賻用貨貝或亦用馬用馬則并
有幣以將之賻馬特言與其幣者嫌馬雖不入幣猶當

入也士喪禮下篇賓賵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
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是賵馬與其幣入廟門
也又曰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
拜賓坐委之此所委蓋貨貝之屬是賻物不入廟門也
其用馬爲賻者亦然大白兵車言兵車之上建大白也
大白兵車賵也而亦不入廟門者諸侯賵物多若皆入
則庭之廣不足以容而革路既卑故不入廟門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鄭氏曰喪者非尸柩之事則不親也舉之舉以東孔氏
曰此明賻者授受之儀吉時饋物主人皆自拜受喪主
哀戚賻物悉不得拜受故使擯者舉之而已舉之謂幣
之屬也知舉以東者雜記含者委于殯東南宰夫朝服
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後襚者

賵者竝然若賻則擯者不升堂也愚謂雜記諸侯致賵上介升堂致命此謂在殯或既葬以後若葬時致賵則雖君命不升堂蓋爲其時柩在堂下不可居堂上以臨死者故士喪禮公賵元纁束馬兩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是葬時君賵亦不升堂孔疏云若賻則擯者不升堂其義猶未爲晰也擯者主人之宰也周禮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士喪禮下篇曰賓賻東面將命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賻者用貨貝則執貨貝以將命用馬幣則執幣以將命既將命則坐委之而主人之擯者舉之此禮賵賻皆然獨言賻者蒙上文賻馬與其幣之文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朱子曰性之直猶所謂直情而徑行者與愚謂受立不

坐爲煩人之坐而授也授立不坐爲煩人之坐而受也性之直者則有之則固不可以爲禮而安之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卽席曰可矣

鄭氏曰可猶止也謂擯者爲賓主之節也始入則告之辭至就席則止其辭孔氏曰始入而辭者謂始入門主人辭謝賓之節曰辭矣者擯者告主人辭讓賓令先入也至階時亦應告主人讓登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登階也卽席謂賓主升堂各就席而立也曰可矣者擯者告之言旣卽席不須辭也愚謂此謂以禮相見而席於堂者也可矣者賓主旣皆就席告之以可坐也

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釋文闥初臘反又音合說吐活反本又作脫長丁丈反

鄭氏曰雖衆敵猶有所尊也有尊長者在內後來之衆

皆說屨於戶外愚謂此謂燕見而席於室者也闔戶扇也凡席於堂則屨說於堂下席於室則屨說於戶外唯尊者一人說屨於席側若尊卑相敵之人相與排闔入室雖無尊者亦唯推年長一人說屨於戶內也有尊長在則否者謂若先有尊長在內則後入者皆說屨戶外也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鄭氏曰不斥人謙也道三德三行也藝謂六藝孔氏曰雖先知其所食所習所善及其問之猶疑而稱乎乎者謙退之辭是不正指斥人所能也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愚謂道藝謂六藝也周禮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德謂六德行謂六行道藝謂六藝此鄉

大夫之三物道藝人容有能否故須問若德行則不當問矣或稱習或稱善博異言也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釋文度大洛反訾子斯反○今按訾當讀爲不苟訾之訾音紫

鄭氏曰躬身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械兵器也大謂富之廣也訾思重猶貲也孔氏曰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卿大夫之家也見彼富大不可願效之非分而願必有亂心也重器珍寶之物見之不可思玩若思玩之則惛疾已貧賤生淫亂濫惡也朱子曰不計度民家之器物爲不欲校人之强弱且嫌不審也訾猶計度也下無訾金玉成器字義同此國語云訾相其質漢書云爲無訾省又云不訾之身皆此義此言不訾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愚謂在躬謂冠服之屬

也左傳衣服附在我身不疑在躬者衣服各有所宜若疑於其義而服之則亂於禮也兵械非常之器不度之者恐人以非心疑已也不願於大家者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不可以妄慕富貴也訾毀也重器人所寶貴若指其瑕纇而訾毀之非人之所樂也願大家近於求訾重器近乎忮○此節通戒爲人之法孔疏蒙上郎席專以賓主之禮言非是

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釋文氾芳劍反拚弗運反又作攅鬣力輒反擖以涉反徐音葉

鄭氏曰鬣謂帚也帚恆埽地不潔清也膺親也擖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孔氏曰拚是除穢埽是滌蕩內外俱埽謂之埽止埽席前謂之拚鬣謂埽地帚也埽席上不得用埽地帚也膺人之胸前擖箕之舌也箕是

去穢物之具賤者執之不可持嚮尊者當持其舌自嚮

胸前愚謂孔疏以此節亦蒙前卽席以賓客來言之非

是洒掃室堂及庭每日之常非必爲有賓客也弟子職

云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此謂初往糞時也又云以葉適

已實帚于箕此謂糞畢將去時也是初往及糞畢時執

箕皆膺擖也

不貳問

貳猶貳心之義問宜專向一人若貳問則令人難爲答

也○註疏以問爲問卜筮非是下句方言問卜筮則此

問不謂卜筮

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與音餘釋文

鄭氏曰義正事也志私意也輔氏廣曰問卜筮必義而

後可不可行險以僥幸左傳南蒯將叛筮而遇坤之比

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則否又曰易不可以占險愚謂義與志與者將問而先審度於已也義則當質於神以審其從違若志則當以義自斷而其吉凶不必問矣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

鄭氏曰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已恭孫之心不全愚謂踰等謂輩行尊於已者同姓則世叔父之屬異姓則父之執母之昆弟之屬君之路馬不齒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而況尊長可問其年乎

燕見不將命 釋文見賢遍反下請見同

鄭氏曰自不用賓主之正來則若子弟然孔氏曰私燕而見不使擯者將命無賓主之禮

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

鄭氏曰可以隱則隱不敢煩動也不請所之長者所之或卑褻愚謂不請所之亦為煩長者之答已

喪俟事不犆弔釋文犆本亦作植音特

鄭氏曰亦不敢故煩動也事朝夕哭時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釋文翣本又作萲所甲反

鄭氏曰端愨所以為敬也尊長若使彈琴瑟則為之可孔氏曰此卑侍尊者之法也不畫地不無故畫地也手無容不弄手也翣扇也雖暑者亦不敢搖翣也此皆端愨所以為敬愚謂此四者皆侍坐之法

寢則坐而將命

鄭氏曰將命有所傳辭也坐者不敢臨之孔氏曰長者寢臥立則恐臨尊者愚謂燕見不將命謂已不敢使人將命也寢則坐而將命謂已為尊長將命也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釋文射食亦反）

鄭氏曰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擁矢不敢釋於地也投投壺也投壺坐孔氏曰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楅於中庭倚箭於楅上上耦前取一矢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並取四箭故云約矢投投壺也擁抱也矢投壺箭也投壺禮亦賓主各四矢從委於前一一取之以投若卑者侍投則不敢釋置於地但手並抱之也愚謂此謂侍尊者射及投壺而與尊者爲耦也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釋文勝詩證反擢直角反）

鄭氏曰洗而以請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之客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角謂觥罰爵也於尊者與客如獻酬之爵擢去也謂徹也孔氏曰勝則洗而以請者

若敵射及投壺競勝者弟子酌酒置豐上豐在西階上西楹之西而下堂揖不勝者升堂北面取豐上爵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先洗爵而請行酒然後乃行也客亦如之者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如卑侍尊之法所以優賓也不角者罰爵用角詩云酌彼兕觥是也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角但用如常獻酬之爵也不擢馬者擢去也徹也投壺立籌爲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尚也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二馬之朋徹取一馬爲三馬以足成已勝若卑者之朋雖得二馬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已勝也愚謂勝則洗而以請者謂洗爵酌酒就其席前而請之不敢奠爵於豐上而揖尊者使飲鄉射禮若賓主人大夫不勝執爵者取觶降洗升

實之以授于席前是也註疏說未晰毛詩傳兕觥罰爵也疏云觥是觚觶角散之外別有此器不用於正禮蓋觥以兕角爲之故亦名爲角而非四升曰角之角也然鄉射大射罰爵皆用觶此用角者豈燕射與投壺之禮然與投壺禮請賓云一馬從二馬請主人亦如之則與客投壺者得擢馬矣此云客亦如之唯謂勝則洗而以請一事若不角不擢馬則唯施於尊者而不施於客也孔疏於下二事亦兼尊者與客言之非是

執君之乘車則坐釋文乘繩證反

鄭氏曰執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孔氏曰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示君不在車車不行也愚謂此謂初乘車驅之五步而立之時也坐跪也爲君子御者始乘則式爲君御者始乘則坐皆所以爲敬也

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釋文拖徒可反又他佐反幦徐音覓

鄭氏曰面前也幦覆苓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苓上也步行也孔氏曰僕御者也右帶劍者帶之於腰右邊也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右帶劍者御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妨君故右帶也良善也善綏君綏也負良綏申之面者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而向前按自君由後升以下十三字當刪取君綏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綏之末於面前拖諸幦者拖猶擲也亦引也幦車覆闌綏申於面前而擲末於車前幦上也散綏副綏也僕登車不得執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也執轡然後步者步行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也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君出則授

頁綏而升君也朱子曰僕在車下帶劒負綏而擲綏末於幦上君囙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此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綏而拖諸幦誤矣又按綏制當是以索爲環兩頭相屬故負者得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中於前而自車下擲於幦上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幦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又曰此條非專爲君御之事葢劒effort左入自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已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註疏皆誤愚謂綏葢繫於車之左右闌君由左升頁綏在左僕右由右升其綏在右僕必負綏者君升授綏必繞之於背以挽君乃有力故於末升時預擬君升授綏之法而負之以升也此節囙爲僕

之通法註疏承上文專以御君言之於義亦無害至疏謂負綏在車上則非是又君升則僕當向君而以綏授君疏乃謂背君向前而申綏於面尤不可曉疑是疏文有誤脫若刪去君由後升至向前十三字則其文義亦自通曉也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釋文見賢遍反朝直遙反後朝廷皆同罷音皮○按朱子罷如字今從之

鄭氏曰請見不請退者去止不敢自由朝廷曰退近君爲進也燕遊曰歸禮褻主於家也罷之言罷勞也孔氏曰卑者於尊者有請見之理既見退必由於尊者故不敢請退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稱曰退以近君爲進還私遠君故曰退論語子退朝冉子退朝俱是對進爲言也在燕及遊退還稱曰歸以燕遊禮褻主於歸家於師

役之中欲退散之時稱曰罷勞朱子曰按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愚謂師兵衆也役徒役也罷休也凡用師役曰作曰興散師役曰罷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釋文還音旋莫音暮

鄭氏曰以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生汗澤孔氏曰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謂君子搖動於笏澤謂光澤玩弄劍首則生光澤還轉也尊者脫屨戶內是屨恆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欠伸以下諸事皆是君子體倦欲起或欲卧息之意故侍者請退可也愚謂此承上文而言請見雖不請退若君子有此諸事則雖請退可也所以體尊者之意也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

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釋文量音亮乞如字又音氣爲于僞反遠于萬反

鄭氏曰量量其事意合成否孔氏曰凡臣之事君欲請爲其事先商量事意堪合與否而後入而請之不先入請然後始商量成否非但事君如此凡乞貸假借求請事人亦須先商量事意成否故曰亦然然猶如此事君如此則下不忤上故上無怨上不責下故下遠罪然唯結上下不結乞假從事者畧可知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鄭氏曰密隱曲處不窺密嫌伺人之私也不旁狎妄相服習終或爭訟道故舊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朱子曰旁汎及也汎與人狎習不恭敬也舊事既非今日所急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也戲色謂嬉笑侮慢之容愚謂此四者皆非恭

敬長厚之道故戒之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釋文訕所諫反徐所姦反諂敕檢反相息亮反更音庚

鄭氏曰亡去也疾惡也頌謂將順其美也驕謂言行謀從恃知而慢也怠惰也相助也廢政教壞亂不可因也

孔氏曰訕謂道君之過惡及謗毀也君有過臣當諫之而不得向人謗毀諫若不聽當出竟亡去不得强留而憎惡君也頌美盛德之形容也諂謂以惡爲美横求見容也君有盛德臣當美而頌之而不得虛妄以惡爲美也君若從己諫則不得因言行謀用恃知而生驕慢也君政怠惰則臣當張起而助成之君政若已廢壞無可張助則當埽蕩而更創立新政也事君如上所言則可

爲社稷之臣也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釋文拔蒲末反王本作校古孝反報音赴

鄭氏曰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瀆謂數而不敬毋循枉謂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以自伸測意度也朱子曰來往只是向背之意二句文勢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要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愚謂測未至孔子所謂逆詐億不信也拔來報往則輕躁瀆神則不敬循枉則耻過作非測未至則不誠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釋文說如字又始銳反○鄭註說或爲伸

鄭氏曰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藝六

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法謂規矩尺寸之數也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焉謂依於德以立其本游於藝以該其末依於法以循其所當然游於說以知其所以然

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釋文訾子斯反○今按訾字亦當音紫

鄭氏曰質成也闕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也朱子曰毋訾衣服成器與不訾重器之意同毋身質言語即疑事毋質之意愚謂毋訾衣服成器若爲其非人之所樂也毋訾重器毋訾衣服成器皆所謂不苟訾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釋文美音儀出註濟子禮反齊齊皇皇字齊如字皇音往徐于況反匪讀爲騑芳非反○今按美字皇字皆當如字

鄭氏曰匪讀爲四牡騑騑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當爲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孔氏曰知美皆當爲儀者以保氏云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容卽儀也故知美皆當爲儀鄭彼註祭祀之容朝廷之容車馬之容皆引此文其賓客之容則此言語穆穆皇皇是也彼註喪紀之容纍纍顚顚軍旅之容暨暨詻詻是玉藻文也穆穆皇皇皆美大之貌濟濟翔翔威儀厚重寬舒之貌皇讀爲歸往之往謂孝子祭祀心有所繫往故齊齊皇皇騑騑翼翼皆是馬之嚴正之狀肅肅敬貌雍雍和貌愚謂鄭氏引此文以解保氏義固無害然此所言與六儀不悉相當則不當破美爲儀以從保氏也穆穆和靜不吳敖

也皇皇顯明不褰蹟也濟濟齊一也翔翔猶蹌蹌軒舉也齊齊謹愨皇皇猶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之意言祭時求神而如弗得也匪匪舒散貌翼翼嚴正貌車馬以上四者言其容之美鸞和肅肅雍雍言其聲之美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釋文長丁丈反樂音岳

長謂已冠幼謂未冠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御御車也成童學射御能御成童以上未能御成童以下也能從樂人之事二十而舞大夏學大舞也能正於樂人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學小舞也保氏教國子以六藝御與樂皆六藝之事故君大夫之子以此爲言士祿

謂其子或別受田漢書食貨志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是也故以耕與負薪爲言古者民年二十而受田能負薪未能負薪亦謂成童上下與○孔氏曰曲禮問其父身此問其子者記人之意異耳應氏鏞曰曲禮之問乃他人旁自相問故對之者其辭文此則人問其子於父故對之者其辭卑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釋文筴音策

鄭氏曰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行張足曰趨

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說並見曲禮○鄭氏謂軍中肅拜非也凡拜必跪介者不拜以其不能跪也左傳郤至三肅使者肅非拜也立而引手曰肅跪而引手曰肅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

則不手拜鄭註雖或爲唯

鄭氏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尸爲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愚謂肅拜跪引手而下之也婦人以肅拜爲正故雖受君賜亦然士昏禮婦廟見拜扱地鄭云扱地手至地也婦人之扱地猶男子之稽首則婦人拜君賜亦當扱地蓋扱地乃肅拜之重者其異於手拜者首不至手也爲尸坐謂爲尸而坐也手拜手至地而以首至手卽九拜之空首也婦人以手拜爲喪拜婦人爲尸則祖姑之尸也婦人爲祖姑大功其虞祔卒哭之祭服尙未除乃不手拜而肅拜者尸以象神故不用巳之喪拜也婦人吉拜皆肅拜重則扱地喪拜用手拜重則

稽顙

葛絰而麻帶

鄭氏曰謂旣虞卒哭也帶所以自結束婦人質少變於喪之帶有除而無變

取俎進俎不坐

鄭氏曰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孔氏曰俎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管子書弟子職云進柄尺按弟子職云柄尺不跪此條傳寫譌謂爵豆之屬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鄭氏曰重愼輔氏廣曰敬謹有常心不以在外者變也愚謂此二句形容主敬全體之功與論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義同人之所以操存其心者苟能如此則可以無患乎惰慢邪辟之干矣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釋文跣悉典反

鄭氏曰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天子諸侯祭有事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堂孔氏曰凡祭自天子至士悉然也跣脫屨也士祭在室大夫祭在室儐尸在堂天子諸侯則有室有堂祭禮主敬非唯室中不脫屨堂上亦不脫屨故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者謂堂上有跣也燕禮主歡故脫屨而升堂安坐相親之心也愚謂坐而飲酒乃脫屨祭主嚴敬始終皆不坐故無跣燕主歡樂徹俎之後坐而飲酒故有跣

未嘗不食新

鄭氏曰嘗謂薦新物於寢廟愚謂嘗秋祭也食新食新穀也左傳不食新矣秋時黍稷始熟嘗祭用以饋熟未

嘗則未薦宗廟故人子不忍先食新此謂大夫士之禮人君時祭之外別有薦新之禮既薦新則可以食之矣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釋文還音旋

僕於君子謂爲尊者御也升下則授綏者升時則授綏以升下時則授綏以下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但非降等之僕則不受耳始乘則式謂君子未出時御者式以待之所以爲敬也爲君御始乘則跪爲君子御始乘則式敬有隆殺也然則非降等之僕有不必式者與還謂轉車就旁側也立駐車也君子既下而行然後還車而立以俟君子公食禮曰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鄭氏曰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孔氏曰朝祀尙敬乘副車者必式戎獵尙武乘副車者不式也愚謂乘貳車則式所謂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也佐車則否所謂武車不式也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釋文乘繩證反下文除乘車同

鄭氏曰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愚謂貳車諸侯七乘據侯伯之禮也周禮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貳車七乘子男貳車五乘又大行人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之此上大夫五乘侯伯之卿也下大夫三乘侯伯之大夫也士昏禮曰乘墨車從車二乘昏禮攝盛貳車二乘則常禮宜一乘也以此

差之則公之孤卿貳車七乘其大夫五乘子男之卿貳車三乘其大夫二乘士卑五等之國畧爲一節貳車皆一乘與鄭氏以此爲殷禮葢以典命言車服各如其命數而此言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皆與命數不合故疑其非周禮也然唯五等諸侯車服各如其命數至其卿大夫則但視其命數之尊卑爲差等非能盡如其命之數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子男之卿二命而服同三章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而服同一章則車服不可盡以命數準矣舊說謂士無貳車士昏禮從車二乘疏以爲攝盛然士喪禮貳車白狗攝服則非攝盛始有貳車矣國語大夫有貳車士有陪乘陪乘即貳車也殊其名耳謂士無貳車非也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劒乘馬弗

賈釋文賈音嫁

鄭氏曰不齒尊有爵者之物廣敬也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弗賈平尊者之物非敬也孔氏曰齒論其年數多少賈評其賈數貴賤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

鄭氏曰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酒謂清也糟也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孔氏曰四馬曰乘故四壺酒亦曰乘壺束脩十脡脯也泲酒曰清不泲曰糟陳列也酒重脯輕故陳列重者於門外而執輕者進以奉命也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者謂將命之辭也愚謂犬與酒脯並獻者食犬也下云守犬田犬則授擯者則食犬不授擯者矣食犬

賤也

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

鄭氏曰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孔氏曰此謂無脯犬而有酒肉者陳酒而執肉以將命也

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孔氏曰二隻曰雙委其餘陳於門外愚謂聘禮記曰凡獻禽執一雙委其餘於面非陳於門外也然則陳酒執脩以將命其所陳亦不在門外矣

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釋文緤息列反守手又反又如字紖音引靮丁歷反

鄭氏曰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臣謂囚俘左之異於衆物孔氏曰犬有三種一曰守

犬守禦宅舍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三曰食犬以充庖廚田犬守犬有名食犬無名皆右之者謂以右手牽之此謂田犬守犬畜養馴善無可防禦若充食之犬則左手牽之右手防禦故曲禮云效犬者左牽之是也臣征伐所獲民虜也左之者臣虜或起惡慮故以左手操其右袂右手當制之也愚謂投擯者謂主人既拜受又自以授擯者也守犬田犬授擯者則食犬不授擯者盖以授庖人之屬與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　釋文稅本又作脫又作說同吐活反袒音但櫜音羔奉芳勇反

鄭氏曰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摯幣也櫜弢鎧衣也胄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孔氏曰獻車馬者執策綏故陳車馬而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他物以前之則

陳甲而執他物輕者以將命袒開也櫜弢鎧衣也若無
他物則開甲櫜出胄奉以將命曲禮曰獻甲者執胄是
也
器則執蓋
鄭氏曰謂有表裏孔氏曰凡器則陳底執蓋以將命蓋
輕便也
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 釋文韣音獨拊芳武反
鄭氏曰韣弓衣也左手屈衣并於拊執之而右手執簫
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 釋文櫝音讀夫音扶襓如遙反○鄭註夫或爲煩
鄭氏曰櫝謂劍函也襲卻合之夫襓劍衣也加劍於衣
上夫發語聲孔氏曰蓋劍函之蓋也開函而以蓋卻合
於函底之下加衣於函中而以劍置衣上也襓字從衣

當繪帛爲之熊氏用廣雅以木爲之其義未善也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策籥其執之皆尚左手釋文茵音因穎京領反又炯迥反

鄭氏曰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茵著蓐也穎警枕也策著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孔氏曰案既夕禮云葦苞長三尺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是苞苴是編萑葦以裹魚及肉也亦兼容他物故禹貢云厥包橘柚孔叢子云我於木瓜之惠見苞苴之禮行是也蓐有著者謂之茵既夕云茵著用茶茶謂茅秀也枕外別言穎穎是警發之義故爲警枕云籥如笛三孔者案漢禮器知之詩箋或云籥六孔兩不同者蓋籥有大小愚謂戈有刃者櫝謂戈有刃而用函盛之者也笏也書也脩也苞苴也弓也

茵也席也枕也几也穎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櫝也筴也籥也此十六物其執之皆尚左手也尚左手以左手爲尊也蓋物之有上下者則以左手執其上端以右手執其下端其無上下者則亦但以左手之所執爲尊蓋授受之法主人在左必如是乃得以尊處授主人也孔氏謂尚左手以左手在上而執之以右手在下而承之似謂用兩手在一處而上下捧持之其義非是曲禮言遺人弓者右手執簫左手承拊則執物尚左手之法見矣戈刃在上其授人宜辟刃此乃尚左手而以刃授人者以其有櫝故也

刃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釋文穎役頃反削音笑刺七賜反又七亦反辟匹亦反○今按辟當音避

鄭氏曰穎鐶也拊謂把辟刃不以正鄉人也孔氏曰授

人以刀卻仰其刃以刀鐶授之削謂曲刀以削授人則
以把授之穎是警殺之義刀之在手禾之秀穗抌之警
動皆謂之爲穎其事雖異大意同也愚謂此言執有刃
而無楨者之法也辟刃不以其鋒向人也辟猶卻也鄭
氏解爲偏僻之僻非是以刀授人卻其刃向下又卻辟
其鋒末而以鐶授之也以削授人亦卻辟其鋒末而以
其把授之不言卻刃從上可知也授穎授拊即是辟刃
然非獨刀削如此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其法皆然刀削
之屬以手之所執者爲首辟刃而授穎授把則是以末
授人與他執物尚左手之法異也○自其以乘壺酒至
此明獻遺執物之法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鄭氏曰不以刃向國也

軍尚左卒尚右

鄭氏曰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釋文詡況矩反

鄭氏曰恭在貌敬在心詡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險阻出奇譎詭之處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輔氏廣曰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爲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内心之敬爲主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愚謂詡發皇之意禮器曰德發揚詡萬物會同主詡子產所謂國不競亦陵也隱情者隱

巳之情使敵不能測虞者度彼之情使敵不能欺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巳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釋文飯煩晩反歠昌悅反亟紀力反數色角反噍字又作嚼子笑反又在笑反

鄭氏曰先飯後巳所以勸也亟疾也小飯而亟之備噦噎若見問也口容弄口孔氏曰先飯若嘗食然後巳若勸飽然小飯謂小口而飯備噦噎也亟速也速咽之備見問也數噍謂數數嚼之無爲口容無得弄口以爲容也

客自徹辭焉則止

曲禮曰卒食客自前跪執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此通言燕食之法不與上侍食於君子相蒙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釋文僎音遵○鄭註將或

爲作僎或爲馴

鄭氏曰容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耳賓不舉奠于薦東介爵酢爵僎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酢所以酢主人也古文禮僎作遵遵謂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者孔氏曰鄉飲酒禮介爵及主人受酢之爵及僎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明之愚謂此明鄉飲酒禮奠爵之法也主人酬賓之爵曰客爵者鄉飲酒禮自介以下無酬爵唯賓有之故謂酬爵爲客爵也居左者鄉飲酒禮主人酬賓奠于薦西賓取奠于薦東是也賓席于牖閒南向以西爲右東爲左其飲謂主人獻賓之爵及一人舉觶之爵也酬爵賓奠于薦東而不舉此二爵則賓飲之故曰其飲居右者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受爵奠于薦西又一人升舉觶于賓賓奠觶于薦西是也介爵

主人獻介之爵酢爵賓酢主人之爵僎爵主人獻僎之爵也主人席于阼階上西面以北爲右介席于西階上東面以南爲右僎席于賓東亦以西爲右三爵皆飲故居右鄉飲記曰凡奠者于左將舉于右○其飲居右孔疏專指爲一人舉觶于賓之爵然介爵僎爵皆指獻爵不應賓爵乃專言旅酬而遺正爵也又註以酬爵爲優賓蓋以介無酬唯賓有之此乃主人所以優賓故賓奠之而不舉然主人酬賓本奠薦西賓轉奠于薦東耳孔疏以奠于薦東爲優賓既失鄭氏之意且謂薦東即爲主人所奠與鄉飲酒禮相違其失甚矣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釋文濡音儒腴以朱反鰭音祁膴舊火吳反依註音尋況甫反徐況紆反

鄭氏曰濡魚進尾擩之由後鯁肉易離也乾魚進首擩

之出前理易析也腴腹下也冬右腴氣在下鰭脊也夏
右鰭氣在上膴大臠謂刳魚腹也孔氏曰濡溼也冬時
陽氣下在魚腹夏時陽氣上在魚脊凡陽氣所在之處
肥美故進魚使嚮右以右手取之便也祭膴者謂刳魚
腹下爲大臠此處肥美故刳取以祭先也此謂尋常燕
食所進魚體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若祭祀魚在俎皆
縮載俎旣橫設魚則隨俎而從於人爲橫無進尾進首
之理故少牢魚用鮒十五而俎縮載公食大夫禮魚七
縮俎愚謂魚之縮載者正法也少牢及公食禮是也若
與牲同俎則從載牲之法而橫載少牢禮祝俎及少牢
賓尸之魚皆橫載是也此所言是私燕禮篚魚亦與牲
同俎而並橫載者魚縮載則生人進鬐鬼神進腴橫載
則乾魚進首濡魚進尾魚用於飲酒則有膴祭少牢賓

尸司士載魚皆加膴祭於其上是也若用於食則但振祭而無膴祭特牲少牢禮尸舉魚皆振祭是也振祭食乃祭之公食禮魚不祭賓不食魚故也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釋文齊才細反下以齊同

鄭氏曰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居於左手之上右手執而正之由便也孔氏曰凡齊謂以鹽梅齊和之法執鹽梅於右手居處羹食於左手以右手鹽梅調和正之於事便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鄭氏曰自由也謂爲君授幣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孔氏曰贊助也謂爲君授幣之時由君左詔辭謂爲君傳辭也君辭貴重若傳與人時則由君之右也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

范乃飲釋文軓姚美反范音犯

鄭氏曰當其爲尸則尊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當作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爲轊頭也軓亦當作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孔氏曰尸之僕爲尸御車將欲祭軷酌酒與尸之僕令爲軷祭如酌酒與君僕之禮以尸之尊似君也尸位在左僕立於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軌謂轂末范謂式前僕受爵則祭酒於車左右軌及前范爲其神助已不傾危也祭畢乃自飲愚謂軌爲車轊軹爲轂末二者不同而註謂軌與軹於車同爲轊頭者葢兩轊之下即爲車轊祭酒兩軹則下及於軌矣大馭言祭兩軹此言祭左右軌所據雖異而其實一也然此言在車祭酒之禮而曰其曰則則酌僕與僕之祭不獨在車上矣大馭云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

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以大馭與此文參觀之益下祝時已酌僕而僕祭之至登車又酌僕而僕祭之如此與軌字從車旁九音媿美反車轍也此之祭兩軌及中庸車同軌是也軓字從車旁凡字亦作軋又作范並音犯車式前也大馭祭軓及考工記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是也軹字從車旁只音旨此字有二義一是輢之植者衡者考工記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是也一是轂末大馭祭兩軹及考工記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又弓長六尺謂之庇軹是也但軌軓二字形體相似經典或相亂而先儒亦有誤解者周禮大馭祭軌之軓當從軓而經書爲軌故杜子春云軌當爲軓此經典傳寫之誤也詩濟盈不濡軌軌字與牡字爲韻當從九而毛傳云由輈以上爲軓釋文云軌

旹虵美反謂車轄頭依傳意直音犯此先儒傳註之誤也又案大馭祭兩軹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軒當作軹或讀軒爲簪笄之笄東原戴氏云轂末名軒轂末出輪外似笄出髮外也杜子春改軒爲軹遂與輢之直者衡者同名一車之中二名混淆其說甚爲有理但周禮中言軹者非一如立當車軹五分其轂之長去三以爲軹弓長六尺謂之庇軹未必皆故書爲軒者似未可竟以軒易軹也今姑述其說以俟考焉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鄭氏曰俎於人爲橫不得祭於閒也孔氏曰肴在豆則於豆閒祭在俎則於俎內而祭俎橫於人前故不得祭於俎外及兩俎閒也

君子不食圂腴釋文圂與豢同音患

鄭氏曰圂犬豕之屬腴有似人穢孔氏曰圂腴豬犬腸也豬犬食穀米其腹與人相似故君子避其腴謂腸胃也故俎闕一也愚謂羊牛之腸胃用爲俎實而豕則不用故記者釋之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鄭氏曰小子弟子也卑不得與賓介俱備禮容也孔氏曰弟子不得與賓主參預禮但給役使故宜驅走不得趨翔爲容若得酒舉爵時則坐祭祭竟而立飲之也愚謂成人有趨翔之容小子走而不趨是容不備成人舉爵坐祭遂飲之小子坐祭立飲是禮不備

凡洗必盥

鄭氏曰先盥乃洗爵先自潔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提釋文丁禮反

鄭氏曰提猶絶也刌離之不絶中央少者使易絶以祭耳愚謂刌離其四旁不絶其中央少許食時則絶之以祭也○肺有二一爲祭肺亦曰刌肺特牲記刌肺三是也亦曰切肺少牢下篇俎切肺一是也一爲舉肺亦曰離肺特牲記離肺一是也亦曰嚌肺少牢下篇羊肉湆嚌肺一是也祭肺爲祭而設舉肺爲食而設祭祀兼有二肺生人唯有舉肺有祭肺則舉肺但振祭而已無祭肺則於舉肺絶末以祭鄉飲酒禮弗繚右絶末以祭是也賓尸禮有祭肺而舉肺亦絶祭者賓尸乃飲酒禮其有舉肺者正也其有祭肺乃以其爲尸而盛之故雖有二肺而祭舉肺之禮不殺也

凡羞有湇者不以齊釋文湇起及反

湇大羹也齊謂鹽梅之齊和也大羹不和

爲君子擇葱薤則絶其本末 釋文爲于僞反薤戶戒反

鄭氏曰爲有萎乾孔氏曰葱薤根不淨末萎乾故擇者必絶其二處

羞首者進喙祭耳 釋文喙許穢反

鄭氏曰耳出見也孔氏曰羞亦膳羞也喙口也若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喙以向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愚謂羞進也此篇言羞者五而義不同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凡羞有湆者不以齊此二羞字皆總指殽饌而言也未步爵不嘗羞此專謂庶羞也羞濡魚羞首此二羞字皆當爲進字之義此疏以羞爲膳羞非是祭耳謂羞之者先割耳以供尊者之祭與魚之祭膴同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鄭氏曰尊者設尊者也酌者鄉尊其左則右尊也愚謂

上尊元酒之尊也凡尊必上元酒尊於房戸之間元酒在西酌酒者向北以西爲左上尊在酌者之左也○朱子曰設尊之法鄉飲酒云元酒在西鄉射云左元酒而鄭註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卽此所謂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者葢言設尊之人方其設時卽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元酒也若燕禮則設尊者西面而左元酒南上公乃卽位於阼階上則酌者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上尊乃在其右矣故此經所云以爲爲鄉飲鄉射言則可以爲爲燕禮言則正與之反鄭註旣不明而庾孔皆引燕禮而反謂酌者西面其牴戾甚矣愚謂此所言不獨爲鄉飲鄉射凡賓主體敵而尊于房戸間者其設尊皆如此又特牲禮尊于戸東元酒在西少牢司宮尊兩甒于房戸之間則祭祀設尊亦以酌者之左

爲上尊也唯君燕其臣則面尊而與此相反耳經泛言尊者所該者廣非專爲一禮也

尊壺者面其鼻

鄭氏曰鼻在面中言鄉人也愚謂尊壺亦謂設壺也上泛言尊者此特言尊壺則尊之有鼻者唯壺與面其鼻謂設尊或傍於壁或傍於楹而其鼻皆在外而向人也孔疏云尊鼻宜向尊者故面其鼻此誤解玉藻唯君面尊之語而專以此爲燕禮之尊耳唯君面尊謂君之面向尊也尊壺者面其鼻謂尊鼻之向外也若謂尊之鼻向君則非是燕禮公在阼階上而尊于東楹之西則尊傍於楹而鼻乃西向非向公也葢尊面必與酌者相對燕禮酌者不得背公則尊不得向公矣

飲酒者機者醮者有折俎不坐 釋文機其記反醮子笑反折之設反

鄭氏曰折俎尊徹之乃坐也已沐飲曰禨愚謂飲酒即燕禮也左傳齊侯欲享公子家曰朝夕立於其廷又何享焉其飲酒也乃飲酒鄉飲酒燕禮牲皆用狗是其禮同明矣左傳季氏飲大夫酒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是飲酒之類多矣醮謂冠禮饗賓也冠禮醴賓以一獻之禮此云醮者蓋冠禮於冠者有醴有醮用醴則曰醴用酒則曰醮其於賓亦然折俎折牲體爲俎也三事禮末皆坐其初有折俎時則不坐折俎尊也故鄉飲酒鄉射皆云請坐於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燕禮司正請徹俎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坐取俎以降膳宰徹公俎乃皆坐是有折俎時不坐也○鄭氏謂醮爲酌始冠者非也冠禮每加皆醮至三醮乃有折俎而於初醮再醮時亦不坐蓋酌始冠者之禮皆無酬酢無論其爲醴

爲醮與折俎之有無皆無坐而飲酒之事也醴賓用壹獻之禮贊冠者爲介贊者皆與則是名雖曰醮而實爲燕禮之輕者故曾子問謂之饗壹獻之後有旅酬無筭爵而贊者皆與於飲焉故至其末則徹俎而坐而飲酒若未徹俎則不得坐也故曰有折俎者不坐○孔疏謂飲酒者卽下醆者醮者總以飲酒目之非也此卒列三事不得以飲酒包醆醮也疏又云折俎令醆醮小事卑故不得坐亦非也鄉飲酒燕禮亦徹俎乃坐非因醆醮禮卑不得坐也疏又云庶子冠于房戶之前冠者受醮不敢坐亦非也庶子冠於房戶之間因醮焉而冠義云醮於客位則適子亦有醮禮是冠禮初不以醴與醮分適庶也冠者受酌本無坐法雖醴亦然非所謂不敢坐也疏又云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獨言醆醮不

坐者以醆醻無折俎之時則得坐嫌畏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亦非也鄉飲酒燕禮無折俎之時亦坐豈獨醆醻乎

未步爵不嘗羞

鄭氏曰步行也孔氏曰羞本爲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此謂無筭爵之時羞庶羞行爵之後始嘗之若正羞脯醢折俎未飲酒之前則嘗之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後薦賓皆先祭脯醢嚌肺乃飲卒爵愚謂旅酬無筭爵之爵謂之行燕禮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又曰執散爵者乃酌行之是也鄉飲酒禮乃羞無算爵是設羞在無算爵之先然設羞本爲案酒未步爵之時雖已設羞而不得輒嘗也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

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

醯以柔之釋文聶之涉反軒音獻麕俱倫反辟音璧又補麥反徐扶益反宛於阮反脾必支反菹莊居反

切葱若薤實之絶句○今按此當以切葱若薤爲句實之醯以柔之爲句

鄭氏曰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軒

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法以醯與葷菜淹之殺肉

及腥氣也孔氏曰聶而切之者謂先牒爲大臠而後細

切之爲膾也麋鹿爲菹以下已於內則具釋之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釋文燔音煩

鄭氏曰亦爲柄尺之類也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于薦

西興取肺坐絶祭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帨手尸則坐

尸尊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

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孔氏曰折俎謂折骨於俎俎既有

足柄尺之類故就俎取所祭肺祭畢反此所祭於俎皆

立而爲之唯祭時坐耳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故取祭反之亦皆不坐此謂賓客耳若尸尊雖折俎取祭反之皆坐也愚謂燔所以從獻者也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肝炙肝燔謂燔肉也鄭以燔爲炙者葢燔是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詩楚茨疏燔炙實亦通名周禮量人制其從獻之燔脯此云燔亦如之所謂燔實兼燔炙而言故鄭以炙解燔欲明燔中兼有燔炙也尸取祭肺亦坐鄭氏獨引少牢禮取肝者葢祭肺佐食取以授尸而燔則尸所自取也然則取祭反之不坐其義有二一則折俎高坐而取反不便與柄尺不坐同義一則折俎尊故取祭反之不坐與飲酒有折俎者不坐同義唯尸尊則坐也○自凡羞有俎者至

此雜明燕飲及膳羞之事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釋文罔本亦作网又作調亡兩反

鄭氏曰罔猶罔罔無知貌孔氏曰衣服文章所以表人之德亦勸人慕德若著之而不知其名義則是無知之人也愚謂名者義之所寓也衣服之名人莫不知然不知其所以名之義猶之不知也以附在我身者而昧之此非昏罔無知而何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釋文道音導○石經而下有布字

鄭氏曰為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釋文燋側角反又子約反或音在遙反

鄭氏曰爲背言也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言獻主者容君使宰夫也未爇曰焦應氏鏞曰執已然之燭又抱未爇之焦其愛客有加而無已也

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鄭氏曰以燭繼晝禮殺孔氏曰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顯今既夜暮所以殺於三事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釋文辟匹亦反徐孚益反咡而志反

鄭氏曰示不敢歆臭也口旁曰咡孔氏曰洗謂爲尊長洗足盥謂爲尊長盥手爲尊長洗盥及執尊長食飲則不得鼻嗅尊長食飲若洗盥執食飲之時尊長有問則辟口而對不使口氣及尊者愚謂鄭氏總以不敢歆臭解此則以洗盥爲盥手洗爵而酌酒孔氏則以洗盥爲

洗足盥手以下文觀之疏義似長但如孔氏說則勿氣當爲不敢以氣觸長者之手足及食飲辟咡而對亦當爲恐氣及尊長及其食飲其義乃備耳

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

鄭氏曰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孔氏曰致福言致祭祀之福於君子也膳善也自祭不敢云福言致善味也告以祭胙告君子使知已祔練而已顏淵之喪饋孔子祥肉是也愚謂此謂臣致胙於君之禮觀下言再拜稽首可見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

箇釋文骼本又作胳以豉反臑奴報反又奴到反說文讀若儒字林人於反箇古賀反柂大得反

鄭氏曰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孔氏曰展省視也敬君子故主人自省視多少備具而阼階南稽首拜送使者使從君子處還反主人亦再拜稽首亦當在阼階南南面也曲禮云使者反必下堂而受命是也大牢者唯牛少牢者唯羊並用上牲不必備饌也周人牲體尚右右以祭所以獻左也周貴肩故用左肩也九箇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爲九段也臂臑謂肩脚也愚謂此臣致膳於君有大牢者蓋大夫殷祭及上大夫練祥得用大牢也肩臂臑前脛三體之名九箇者折每體爲三段也少牢特豕唯言肩唯有肩也少牢不賓尸禮主人俎用臂主婦俎用臑唯肩不見所用是留肩以致膳而致膳無臂臑也特

牲禮作俎用臂而肩臑不見所用然少牢致膳無臑則特牲可知也少牢賓尸之禮羊左肩以爲脩俎臂以爲胙俎臑以爲主婦俎然則少牢賓尸禮不致膳與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釋文靡亡皮反幾其衣反組音祖縢大登反常如字本亦作嘗秣音末○今按靡字當讀爲縻

鄭氏曰靡敝賦稅亟也雕畫也幾附纈爲沂鄂也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詩云公徒三萬貝胄朱綅亦鎧飾也孔氏曰靡謂侈靡敝謂彫敝由造作侈靡賦稅煩急財物彫敝則改往脩來或可靡爲縻謂財物靡散彫敝古字通用幾謂沂鄂車不雕幾不雕畫漆飾以爲沂鄂也縢謂紟帶其甲甲不組縢不用組以爲飾及紟帶也不屨絲屨謂絇繶純之屬不以絲爲之愚謂靡讀爲縻

是也國家遭値災變而財物靡散秏敝則當貶損以足用也組縢謂以組綴甲左傳楚子重組甲三百是也食器常食之器也祭祀賓客之器不可貶所貶者常食之器而已秣以粟食馬也馬有時當秣特不常秣耳

卷三十五終

後學平陽鄭觀岳校栞